

维色的笑声

第一次见到维色,是2013年5月17日下午,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病房,当时他刚做完漏斗胸手术,输着液体,吸着氧气,躺在病床上抱着妈妈迷迷糊糊地哭叫着,妈妈微笑着轻轻伏在他身上。

我和德央见此情形赶快走出病房,维色的小姑妈和父亲跟了出来,在楼道里聊了起来。楼道的氣氛显然比病房轻松得多。交谈之中,大致了解到维色的情况。

维色一家是拉萨本地人,父亲刚满30岁,几年前与维色的妈妈结婚,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3年前维色出生,一家三口与大姑妈夫妇一起居住,住在一起的还有维色的奶奶,原本拥挤的房间更加拥挤。

奶奶在八廓街有一间很小的房子,租给别人当仓库,每月有六七百元租金。大姑父是西藏人民医院一名后勤职工,患有风湿病,经常拄着拐杖,大姑妈干点零活。大姑妈年轻的时候有过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后来总是流产,生孩子的事就没有结果。小姑妈做商品推销员。在大姑父的帮助下,维色的父亲在医院当了一名保安,每个月有950元收入,妈妈照顾维色和老人,没有任何收入。小姑妈和奶奶经常给父亲两三百元,贴补家用。

维色出生以后,为这个家庭增添了喜气,但刚刚会走路,便发现一只脚有点踩不实地面。2013年元月到医院检查,维色被诊断为漏斗胸,属骨骼畸形,同时因为曾经烧伤导致腿部肌肉和骨骼也受到伤害。不治疗将会压迫心脏、肺部等重要器官,以后的生长发育也存在隐患。但治疗的费用很高,仅漏斗胸一项就需要至少5万元治疗费。

5万元治疗费对这个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无钱治疗,维色面临回家。好心的医生想起了北京苹果基金会,基金会的德央总给他们送来汉藏文宣传单,恨不得贴满医院的角落。医院自然不允许随便张贴宣传资料,有心的医生会在抽屉里保存一张,上面有德央的手机号码。医生看出了维色父母的难处,便将德央联系方式告诉他们。

德央接到维色父亲的电话就赶到医院,看了诊断证明,了解家庭情况,认为符合贫困儿童大病救治范围,帮他们填写了救助申请表,指导维色父亲开具贫困证明等申请材料。德央将这些材料一一扫描发往北京,请基金会审查,审查同意后,到医院请医生作治疗预算,并安排住院床位。漏斗胸和腿部脱位两项费用,德央为他们申请了8万元。

维色原本3月份就要住院,但3月份拉萨执勤值班任务重,父亲请不了假,等到4月底才入院。一开始做腿部脱位恢复治疗,给腿打上石膏,吊到一定高度,10多天以后,发现皮肤过敏,只能拆除石膏,再做漏斗胸手术。手术的时候给体内装了两块钢板,两三年以后才能取出来,取出的时候还要做手术,费用应该在1万元以上。

第二次见到维色是3天以后,我和德央去医院看望另一位患儿,在二楼大厅见到维色抓着妈妈的一根手指头,把妈妈往前拽,妈妈笑眯眯地跟在维色身后。维色看见德央,立即松开妈妈,伸出小手给妈妈看,妈妈见到德央,分外高兴。德央迎了上去,抱住维色,维色在德央怀里发出欢快的笑声。下楼的时候,维色让妈妈把他抱起来,伸出可爱的小手,按了电梯的一楼键。到了一楼,维色一手牵着妈妈,一手牵着德央,欢天喜地地走着步线。离开的时候,维色向我和德央挥手,妈妈双手合十,向我们致谢。

出了医院大门,我问德央,维色的妈妈怎么总是微笑,儿子患这么重的病,怎么笑得出来。德央说,自从跟维色家打交道,每次见他妈妈都是这个表情,大概她喜欢笑吧,藏族人对困难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勇敢和坚强。

德央还告诉我,医生建议维色漏斗胸手术恢复好以后,到内地医院治疗腿部脱位,如果这样,就牵扯到多次住院。可是按照基金会的要求,每位患儿原则上只享受一次免费住院治疗。所以,贫困儿童大病救治工作,听起来简单,具体到每位患儿,困难重重。

安多一家人

措姆只有1岁零8个月,是那曲地区安多县人,出生不久就发现问题,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检查,诊断为高原心脏病,还有肺气管炎、营养不良、重度肝炎。2013年4月,终于凑够2000元现金,把措姆送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治疗。

没过几天,2000元押金就用光了,措姆面临断药出院的危险,主治医生提示可以联系苹果基金会的德央。打完电话,正在担心德央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时,德央已经来到儿科重症监护室。德央想办法先给医院医务处转去6000元为措姆治病,同时为他们补办各种材料。

6000元很快花完,措姆的父亲给德央打电话说医院在催钱。这天恰逢周末,德央来到医院请求医务处副主任刘文龙帮忙。刘主任正在开会,德央就在门外等候,一直等到会议结束。刘主任让工作人员从医务处转给她儿科6000元,让儿科继续为措姆用药。

措姆住院的时候,妈妈陪护在病房,父亲白天忙碌,晚上蜷缩在医院楼道的铁椅子上睡觉。4月的拉萨雪花飘零,异常寒冷,德央送给他们一床毛毯。措姆的父亲通过老乡找到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子,六七平方米的样子,每月租金170元钱,房东还为他们办了拉萨市暂住证。

出院以前,德央陪措姆的父亲到二手货市场花600元钱买了两张藏式床,既能当沙发坐,也能当床用,送去一个断了电线的电动酥油机和一部旧手机,并为他们办了那曲和拉萨两城一家手机套餐。措姆的父亲非常聪明,不但学会了用手机,还把打酥油的机器修好了。

措姆的父亲在德央的帮助下到一家餐厅当服务员,每月工资1600元,干了几天时间,就被辞退了,原因是措姆的父亲不会讲汉语,交流不太方便。没有收入,就无法生存,措姆家只有几只羊,请奶妈照看着,其中一只羊被棕色的、受保护的



讲述

拉萨时间表

□杜文娟

一种动物吃掉了。德央转述说,那种动物还会捡拾石头砸牧羊狗。我和德央猜测了好长时间,也搞不清是何种动物。

措姆入院以前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出院没多久不但会说话走路,笑声还格外响亮。德央经常去措姆家看望他们,还在《拉萨商报》上为措姆的父亲找到一份洗车的差事,把他送到洗车场,并请老板给予照顾,每月工资2000元,中午管一餐饭。干了仅仅一天,老板不让他洗车,只让他洗车轮胎和车坐垫,原因是协作能力差,无法与其他人同洗一辆车。工资也从2000元降到1900元。为了上下班方便,德央送给他一辆旧款山地车,骑出去第一天撞了一位中年妇女、一位初中男生。中年妇女把他骂了一顿;初中男生瞪他两眼,撅一撅嘴走开了。措姆的父亲再也不敢骑车上下班,只能乘公交车,中间要倒一次车。

德央帮他们算了一下开支,每月房租170元,公交车费180元,水电费手机费每月两三百元,可供使用的钱只有1000元左右。

2013年5月19日上午,风和日丽,碧空万里,我和德央到措姆家看望他们,去以前给措姆妈妈打了电话,妈妈和外婆领着措姆去拉萨附近一个寺庙朝佛还没有回来,父亲在上班。我随德央爬上一个小茶馆二楼露台,踩在油腻腻的地面上,生怕摔跤。德央告诉我,她经常在这里等候措姆一家,在这里请他们吃饭喝酥油茶,嘱咐他们怎么办各种手续。

我俩要了一壶甜茶,两份盖浇饭,苍蝇闻香起舞,纷纷扰扰。坐着的简易沙发到处都是破洞,时不时地,喝一会甜茶偏着头看那破洞,担心破洞里会钻出老鼠。米饭上面盖着青笋炒牛肉片,德央端起盘子就吃,我把勺子举了几次,都没有吃下去的欲望,犹豫中几次想要呕吐,只好放下勺子,对德央说,不好意思,我不饿。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扶着铁栏杆小心翼翼地下楼,高跟鞋差点踩进铁片中间。

德央买回了苹果、橙子、饼干,德央为措姆的妈妈买了一支防晒霜。居民小区整齐漂亮,全都是两三层的小楼,措姆家住在巷子深处一户人家门外的杂物房里。敲了好一会儿门,不见动静,德央说大概还没有回来。我把耳朵贴到门上,隐约听见有人说话,继续敲门,开门的是措姆的外婆,满头银发,两条辫子垂在胸前,辫子里编织着好看的彩色布条。措姆的妈妈见到德央,脸上绽放出花朵般的笑容,措姆躺在床上睡觉,两张床呈丁字形摆放,占去房间大部分面积,被褥衣服全都堆在床上,凌乱不堪。

门后面的煤气炉子上煮着羊肉,香气四溢。坐下以后,觉得不踏实,伸不直双腿,把床上的杂物往里推了推,勉强坐稳。德央指着房间里唯一一扇窗户,对我说晚上他们上厕所只能翻窗户,窗外外面是房东家的院子,院子里有厕所。

德央把防晒霜递给措姆的妈妈,妈妈拧不开盖子,德央帮她拧开,教她怎样使用。我试图和措姆的妈妈外婆交流几句,都被她的微笑驱赶回来。德央说,措姆的父母20岁出头,还是一对好子,无法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在拉萨的日子里,德央像他们家的发言人和翻译,面对整个世界,处理一切事务。

我像一个傻子,在措姆家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走出措姆家,忽然意识到通往他们家的石板路巷子,幽长又狭窄,我和德央在幽长寂静的巷子里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才来到车水马龙的街道。正午的阳光洒在林荫道上,斑驳迤迤。回想措姆家狭小简陋的小屋,年轻女人的笑容,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措姆消除了疾病困扰,找回了健康,但他们离开了广阔的羌塘草原。在家乡的草原上,他们自由自在,驰骋千里,来到城市拉萨,却举步维艰,一切从头开始。我不知道措姆一家在拉萨要待多长时间,最终是否会爱上拉萨,适应城市生活,但在他们心目中,一定会记住善良的他们带来的阳光。

内地是什么样

2013年5月20日下午三点半,德央给我打来电话,说山南地区的那个患儿已经到龙王潭公园北门,她一会儿赶到,让我先过去跟他们聊聊。

龙王潭公园其实就是布达拉宫后面那片古木参天、湖水荡漾的绿地。公园里鲜花盛开,柳絮飞扬,妩媚飘逸。我还没有到北门,就见公交车站牌旁边站了好几个人,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女子向我微笑,我知道他们就是山南来的患儿家属和陪同人员。

患儿是5岁男孩旺堆,依偎在妈妈怀里,身体虚弱,脸色寡淡。妈妈只有26岁,已经有一个7岁的女儿和5岁的旺堆,漂亮而焦苦的脸庞,让人顿生怜惜。

我引领他们进到公园里面的甜茶馆,要了甜茶和炸土豆片,特地为旺堆要了一瓶易拉罐饮料,这才发现少了两个人。戴眼镜的女孩告诉我,那是旺堆家在拉萨的熟人,担心他们不

认识路,专程给他们引路。看到我,心里踏实了,就忙自己的事去了,晚上旺堆住他们家。

旺堆一直靠在妈妈怀里,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虚掩着,我摸摸他的额头,有一种酸楚感,我清楚他的病症,一种可怕的疾病。妈妈和一同来的顿珠几乎没有言语,他们不懂我的汉语,我也不懂他们的藏语,戴眼镜的女孩自然是翻译。

女孩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达娃卓玛,拉萨本地人,西藏大学毕业以后,2012年考上公务员,分配到山南地区加查县安绕镇人民政府工作,年底到扎雪村驻村。旺堆一家就是扎雪村山南人,骑出去第一天撞了一位中年妇女、一位初中男生。旺堆跟着爸爸在扎雪村生活。旺堆总见不到爸爸,有时候到叔叔家吃几顿饭,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吃土。

旺堆也喜欢玩耍,跟着小朋友嬉闹,跑着跑着一头倒地,站不起来。邻居们看见,找不着父亲的踪影,只好通知叔叔,叔叔和妈妈领旺堆到医院检查,怀疑是急性白血病加营养不良,医生建议到内地医院治疗。医生把德央的电话告诉给他们,德央接到旺堆妈妈的电话,火速赶到医院门口,约定办完手续就去内地治疗。

德央计划让山南的旺堆和日喀则的朗加一同到成都治疗,中华儿慈会西部儿童救助专项基金执行主任李哲为他们联系了成都妇女儿童医院,并请主治医生与德央取得联系,德央从微信上传去了两位患儿的相关资料,医生答应派车到火车站接站,李哲还在网上招募到成都会藏语的志愿者,担任患儿在成都治疗期间的翻译和力所能及的护理工作。

李哲在北京遥控安排成都的工作,德央在拉萨协调山南和日喀则两位患儿去内地事宜,原计划两家人于5月20日上午到拉萨,也就是今天,由我和德央带他们去火车站买票,乘坐今天晚上的火车去成都,因为朗加一家要到傍晚才能到拉萨,出发时间只能推迟到明天。

达娃卓玛告诉我,5月17日安绕镇和村委会开会,安排旺堆到内地住院事项,既然苹果基金会承担住院费用,路费就由当地政府支付,并派达娃卓玛护送到拉萨。同时通知安绕镇在湖南学习的一位副镇长,5月22日学习结束以后,直接到成都接站和看望旺堆。政府还找到旺堆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顿珠,陪同旺堆母子一起到成都。顿珠显然比旺堆的妈妈更年轻,是一位少语瘦削的小伙子,同样也不会讲汉语。

甜茶喝到一半,德央匆匆赶来,见到德央,旺堆妈妈露出少有的笑容,德央把旺堆拉到自己怀里,一边抚摸着旺堆的脸颊,一边交代明天在火车上的注意事项,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上成都妇女儿童医院主治医生的电话,日喀则患儿朗加父亲的电话和德央的电话,吩咐他们有不清楚的地方随时电话联系。

旺堆妈妈收起纸条,对德央嘀咕了一句,德央停顿了一下,然后用藏语说着什么。末了,用汉语向我解释,她问内地是什么样样子。我也愣了一下,反问德央,那你说,内地是什么样样子。德央说,她对旺堆的妈妈介绍,内地与扎雪村完全不同,有高楼大厦,人也比拉萨多,但别害怕,医生医术高明,有会藏语的志愿者帮助他们,说藏语的地方就是家乡。

在忙完一系列事情之后,我和德央在一家面馆吃晚饭。德央接到电话,日喀则朗加一家已经来到拉萨。德央放下碗筷出去迎接,我稍后跟去对面的甜茶馆,德央正向他们交代出行事项。

朗加是日喀则地区白朗县玛乡人,兄妹3人,自己排行老大,已经12岁了,还没上学。肛门失禁7年,曾经做过4次手



孩子的天空

周行康摄

行走

走近尚书府

□王满平

“尚书府”位于绩溪龙川村的中央。据说,它是古徽州最具代表性的官家豪宅,被誉为“徽州第一家”,是徽派建筑的佼佼者,徽文化最灿烂的地方。

在一个秋阳明媚的早晨,我去了龙川。站在龙川村外眺望,说实话,就整体气魄而言,龙川不比我到过的黟县宏村大,或许是宏村外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南湖,村内有无与伦比的半月荷塘以及承志堂精美木雕的百子园。不过,龙川有保存最为完美的明代建筑群,各种徽文化因素千年积淀,再加上东有龙须山的蜿蜒起伏,西有凤凰山的婀娜傍依,登源河与龙川河水交相黑土,水清静柔,千年流畅,一望无际的黟

地、黄土地在秋阳的光芒下散发出特有的气息。龙川,确实是有龙的气脉、川的辽阔。

人说龙川呈船形,“尚书府”居船之舵位。今天的尚书府很是热闹。景区外来游览的车辆犹如长龙列阵,排列在公路两旁。汽笛声此起彼伏,打破了尚书府昔日的宁静。游客们接踵而至,络绎不绝,来寻景,来寻找几千年徽文化那独特的魅力。如今,我也像他们一样,冲着徽文化来了。

走近尚书府,大门两侧是一幅行草书,黑底嵌金的楹联在素白的墙面上格外醒目:“襄懋故居添异彩,龙川胜地出名流。”书法龙飞凤舞,笔力雄健,文辞典雅,对仗工整。匾额“徽州第一家”便映入眼帘,那精雕细刻的“百忍图”,镶在下面。木刻画面的人物栩栩如生,众人目光所示的“百忍图”三字,令我心生疑惑,难道这是尚书府内胡氏先祖历尽了人生的磨炼而形成的一种理念?还是儒家思想体现在徽文化里一种特有的现象?走在弯弯曲曲的鹅卵石通道上,我思考着这个问题。

府内教堂堂面积不大,闲坐这里,抬眼可观十步之遥的徽戏园。想当初,徽戏园从建好的那一刻起,不知有多少老生花旦、花脸小丑在这里穿戴亮相、舒展歌喉,真是锣鼓喧天、胡笛齐奏,戏园内戏曲声声、余音缭绕。那富有地方特色的

徽州唱腔一定响彻了整个庭院,欢腾在龙川的上空,穿透于龙川的千家万户。

穿过圆拱门,过观音堂,到梅林亭。梅林亭中一口“胡氏家井”引人注目,一潭清水,千年不枯。井口外圆内方,井口条石的排列与“月形”的井边砌石组成一个“胡”字,真是别出心裁,匠心独运。

官厅是尚书府内重中之重,“天奉浩命”的圣旨龛就陈列其间。在这里,似乎有一种严肃和庄重的气氛,让平日闲散的我略感有点压抑,逗留片刻,便到尚书轩。“尚书轩”顾名思义是尚书胡宗宪读书的地方。秋阳的光芒透过深远的天井,在柔和的光线下看胡宗宪戴官帽、穿官服的画像,文静儒雅,浓正的长眉,虎目中含着威严。

这位明朝嘉靖年间官拜兵部尚书的儒将,从政之年,历经艰难,组建戚家军,力灭倭患,后人狱而死。他用生命之歌,为封建帝王写下了“忠义”两字。到了明神宗为其昭雪平反,才追谥“襄懋”。由此,我不能不深深地叹息,为民为官报效朝廷,在封建王朝实属不易,人生征战之程实在是过于艰辛了。

步出尚书轩,我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在府内的通道里兀自走着,幽静的木板、长条的石板路踏得可以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不时,有一群接

着一群的游客,在导游的话筒声中,全都越过了我,他们愉快地朝着最后的景点走去。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似乎显得身影孤单了。其实,论热闹,是他们;说独处,惟有我。我仍闲散地走,不想跟在导游的后面,受她支配,听她那早已编好的千篇一律的词汇,然后与众多的游客像赶市集一样,从一个景点到达另一个景点。我到这里来,是探寻徽文化的,要与这些不能言语的徽派建筑物进行对话。

平心而论,尚书府内那错落有致、犬牙交错的马头墙,那幽深的月牙门以及长长短短的窄窄的巷道,却十分的迷人,既幽静又优雅。或许这样写来,我对尚书府的建筑布局构造以及历史文化的记叙就更多一些,为它们留下一些笔墨。如:府内胡树铨的故居,从胡宗宪到胡氏“炳”字辈,共12代人在此居住,同居一府,和睦相处;清代包世臣撰写的对联“道德传家富贵依然久,诗书济世子孙永贤”和“八十余眉”的匾额;尚书府的核心建筑从之堂,悬挂的青菜萝卜图是明代的王世贞所绘;精美的木雕出自当时哪位艺人之手,尺寸多大,如今价值不菲等等。但现在,印刷宣传册里关于尚书府的趣闻轶事应有尽有,详细得很,何必需要我再枉费笔墨呢。

龙川尚书府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无疑是

徽派的“三雕”艺术了。那尚书轩楼台的雕栏如此的精巧别致;官厅内的木雕人物,气派恢弘无比;幽深的月牙门、圆拱门、葫芦门,造型古朴大方;室内的屏风、窗棂、栏杆,连日常所用的桌椅等均有物、花卉、鸟兽、吉祥之图案,古朴典雅,极尽装饰之美。那砖雕、石雕、木雕刀法之娴熟,手法之多样,深得音律之韵味,再现了徽派艺术之精华。虽经几百年狂风暴雨的洗刷、岁月的剥蚀,它们依然是剔透玲珑,让我神醉情迷,叹为观止。

依我看来,被人们誉为官家豪宅的尚书府,并不是因为府内建筑物和摆放的装饰品有多么豪华气派、富丽堂皇,而在于府内的一景一物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而这些气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触摸到的。我以为,这些精美的徽文化艺术,其美不在于事物的本身,而在于它们都源自一颗颗充满智慧的心,出自于一双双勤劳灵巧的手。由“智慧的心”与“勤劳的手”,才汇聚成尚书府徽派建筑物的美,探寻它,触摸它,总能给予你积极向上的力量。

走出尚书府,我想,倘若能在这里闲居一段时间,府内梅林学堂的蒙童馆必是我的首选。我将坐在蒙童馆前的石墩上,让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背靠历经百年风雨洗礼过的廊柱,捧读一本书,身心放松,融入这徽派的艺术元素中。